



論語疑辨

三

12
3078
3



門口 12
號 3078
之 8



論語疑辨三

京師森木久明耀

子罕

疑論語之一書篇章自有序次焉此篇與前篇
不相應。

辨曰凡此書記孔門諸子以子稱以字稱公
冶長一篇獨宰我以名記又宰我言語之科
其聰敏必欲知古今得失此宰我之所記也

論語疑辨卷三

以承首篇末章患不知人而次於里仁篇雍也一篇獨冉有以子稱又以名記其以子稱者冉有門人之所記此冉有家之所集錄也亦多言古今人物以次於公冶長篇第七篇言孔子與此篇相類第八篇言古之聖賢與第六篇相類第八篇末言堯舜禹武王第七篇首云竊比於我老彭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意所以為錯簡也

疑夫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大哉之贊美在其所學者博而無所成名惜其不得名譽於當世

辨曰夫子贊堯之德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其無所成名者聖人之大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夫子豈當聖人之大德乎故以為
大哉贊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九字者也又
以為蓋達巷黨人賢而隱者儀封人之屬能
知孔子之德

疑大宰問於子貢曰大宰或曰或宋或魯未可
知也

辨曰夫子曰大宰知我乎若魯大宰也何疑
知我少也賤乎是知其非魯大宰也春秋傳

宋殤公之時有大宰華督其後九世至平公
以向帶為大宰距孔子過宋其間八十年無
復載之其過宋也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
去不可以考也然而吳與魯會繒之時吳大
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問於
子貢當為吳大宰嚭乎
疑君子多乎哉露出君子字避聖字
辨曰其德盛則其心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

夫子之德何不顯言聖而假言君子哉假言
君子則自當不多之聖唯不言聖耳又君子
與賤相應故耀解云蓋夫子大夫于魯之時
此以君子為在位之人也畜馬乘不察於雞
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又君子遠庖廚也君
子之在位也不可以習於卑賤之事是以不
多也夫子承大宰之何其多能也之言謙言
今我大夫也不可以多而多能故大宰以為

聖者焉吾多能皆鄙事非大宰所謂聖人之
事焉不敢當其聖者也牢曰一節集註以為
證聖人之不多能也是以君子為聖人也耀
解云此亦夫子之謙之辭其意相近故并記
之又見孔門弟子熟察夫子之言語也詳
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之仁恐人以爲
高遠而不由故俯自卑
辨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此非為曾無

知識者也詩樛木云薄言有之毛氏曰有藏之也此章與第七篇三子以我為隱乎之章同故解云有藏之也言藏知識於已而隱乎哉無知識而不與於人也

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過者化終不可

鄙陋

辨曰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所過者化

聖人也夫子豈自處所過者化之聖人乎故解云君子謂少連秦伯仲雍之類居謂既居陋謂陋絕夷狄言若少連大連秦伯仲雍之君子既居夷狄今我何陋絕夷狄之有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固聖人言其功

辨曰有功而不德是以聖人也於樂雅頌何為其驕哉以久明觀吾自衛反魯然後七字

知識者也詩樛木云薄言有之毛氏曰有藏之也此章與第七篇三子以我為隱乎之章同故解云有藏之也言藏知識於已而隱乎哉無知識而不與於人也

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過者化終不可鄙陋

辨曰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所過者化

聖人也夫子豈自處所過者化之聖人乎故解云君子謂少連秦伯仲雍之類居謂既居陋謂陋絕夷狄言若少連大連秦伯仲雍之君子既居夷狄今我何陋絕夷狄之有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固聖人言其功

辨曰有功而不德是以聖人也於樂雅頌何為其驕哉以久明觀吾自衛反魯然後七字

知夫子言考訂之久而後寢正各得其所當
時尚久然後復焉以惜愈久而愈失其真也
其憂之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言之也切記
者何特於此章訶聖人驕其成功哉
疑唐棣之華之章言仁不遠何莫由斯仁矣
辨曰第七篇末章言夫子之言色禮貌故第
九篇以罕言者次之第二章言夫子之德次
之第三章言夫子之禮次之第四章末子之

禮和義之與比故以絕四次之自第五章至
第十六章證母意必固我第六章言夫子之
母必而多能其言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
多能也非子貢之知且言語孰能言之第十
章言夫子誨人不倦循循然母必而使顏子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非顏淵之德孰能知之
第十一章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母我而視於
有無其事夫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其信

道也篤故其尊師也深非子路之勇孰能爲
之第十一章言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可
求也沽之哉沽之哉毋固而待賈子貢以美
玉比而問之非子貢之知孰能聞之交記顏
淵子路子貢於夫子之實事證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之中者顏淵具體而微德行之第一
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勇之第一
也子貢之知聖人也見禮而知其政聞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
也以知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知之第一也
輯錄夫子之言語將終乎此故造夫子兼備
知仁勇之言之端第十七章歎人才難之言
亦造記三子之端第十八章吾止也吾往也
亦造顏淵之事之端第十九章第二十章顏淵
之事承第十章也第二十六章子路之事承
第十一章也然而第十七章以下未有承第

十二章而言子貢之事者叙知仁勇二者也
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亦未有知者不惑者第
二十九章可與權是知也第三十章不知其
何所指也蓋闕文與其前章言知者言顏子
之前章云吾止也吾往也言子路之前章云
不可奪志也之例與故以為第三十章言子
貢而闕其文焉言義不可求而可求也權知
之與故以第二十八章為第三十章之錯簡

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章知仁勇之次備而
第十七章之歎正上下言語容貌之分明且
釋

鄉黨

疑此篇舊說凡一章朱氏分以為十七節觀之
分明

辨曰第七第九篇孔子之言語自有章而分
記其聲容者豈不有章而分乎若不以章分

則其節中節款何以別乎諸儒以此篇為一章者篇首記孔子二字每章不以子分也久明以為特不若言語以子曰分章耳又不可以為無分焉云君子不以緝緞飾云麇焚子退朝曰是也又以為食不語一句不可以為飲食之節此言主食之時而非當言語之時矣祭不可以不嚴敬而庸人莊則敬薄則慢雖一薄祭無敢慢必齊如也此聖人之誠心

不失祭之正也故自食不語至席不正不坐三節合為一章記孔子欲得事物之正之事者也入大廟每事問此事君盡禮之事以附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之後分寢不尸居不容二句以為一章非接物臨事之事而燕居不接物之容貌自是別章也已所以為十八章五十九節也
疑恂恂如也信實之貌

辨曰聖人苟無不信實也若為信實以寡言則以便便言為詐乎以為恂恂嚴謹貌唯不

慢爾

疑立不中門以行而所至為立又以為暫立辨曰不可以立於門故以行而所至為立然則立與行不履闕之行何以分別乎何以立為行乎又以為暫立不可以立於門而言不中斯似振闌之旁可以立故加暫字解云立

停止也言立於門之內外不中央於門以出入之處也

疑君子不以紺緌飾孟子云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可以君子謂孔子辨曰於孟子之書也為君子謂孔子亦可矣論語一書未嘗見君子指孔子言者也鄉黨一篇首章云孔子於鄉黨此以孔子冠一篇何中篇以君子發端哉故耀解云君子當作

孔子

疑無所不佩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又佩器以備

用

辨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之於玉比德也

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非獨孔子然以不

言玉而言無所不佩故知記獨孔子無所不

佩器以使用佩玉亦在其中矣

疑吉月必朝服而朝大夫不以不朝服而朝此

孔子在魯致仕時

辨曰子曰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

子有政事不以不朝服而朝無政事則否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自文公始不視朔而唯

有司供餼羊無朝服而朝者以無其事也然

而獨夫子朝服而朝是以記之蓋所以愛其

禮也當時大夫致仕者豈孔子一人乎月吉

讀邦法大夫致仕者其與聞政豈吉月一事

乎以知吉月無事獨孔子朝服而朝故曰吉
 月必所以久明為愛告朔之禮也
 疑色惡臭惡不食雖未至敗傷人也
 辨曰色臭惡既不食何可言敗不食哉故曰
 色惡謂當赤而白當黑而黃之類臭惡謂物
 各有其臭而特不其臭
 疑割不正不食其不食不方正者不以嗜味而
 苟食也

辨曰聖人寬潔何為若此硜硜然大夫無故
 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無故殺之是割
 不正也其不食之以非禮也
 疑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以家祭比公
 祭可少緩耳
 辨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聖人之誠心公祭家祭雖異其大小神
 惠不可褻何為異哉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

先也祭於公也於魯公固重而於孔子不如祭其家廟之神惠重且盛故曰祭肉不出三日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所以不宿助祭肉也凡祭肉先夕殺牲當日以祭而不頒而宿則出三日矣以知其不宿者為不出三日焉故曰祭肉之祭況言祭祀

疑凡祭必齊如也凡祭本齊論陸氏云魯論凡作必新安陳氏曰凡即菜意重作必為是

辨曰詩云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是古人原有獻瓜之禮玉藻云瓜祭上環謂切其近上者如環以祭也古人食瓜必祭始種瓜人不忘初也與每飲食祭始為飲食人類而此二事祭之至薄者必齊如是聖人恭敬之心雖小無敢慢者也

疑朝服而立於阼階無所不用其誠敬也辨曰朝服非助祭先君不服非覲君不服其

恭敬也重矣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儻固近於
戲不可以誠敬况恭敬之重乎不可以恭敬
而其恭敬重則不得以為誠敬者也聖人何
為不用誠敬哉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
欲其依已而安也是因郊特牲為說者也郊
特牲云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階存室神
也此說不足信先祖五祀之神何畏於儻而
輒自驚乎如使室神果能驚於儻則其威靈

之卑賤何依朝服立始安乎聖人亦豈得朝
服立於阼階以定之乎此視先祖五祀之神
卑於黃金四目之方相氏敬鬼神而遠之聖
人豈恃朝服使室神依已乎聖人豈視室神
卑於已乎儻雖近於戲古禮也故朝服而立
於阼階所以愛其禮也存告朔之餘羊之意
又接鄉人之道杖者出斯出矣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下襲水土者也鄉人行則行止則

止故鄉人儼則從而立於阼階

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二句虛言其貌而未嘗

言其物故以為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辨曰欲述其言而先記其事也見其言語之

所以然故不言固有其事於言語之中者也

夫子曰山梁雌雉故不言雌雉以記其事矣

如子路曰佛肸以中年畔故不言以中年畔

以記佛肸召閔子騫曰何必改作故不言改

以記為長府子曰何晏也故不言晏以記退

朝何為記佛肸以中年畔也何以記為為改

也何以記退為晏也其何記舉翔集以山梁

雌雉之言也所以久明之不從闕文錯簡之

說也

疑子路共之二嗅而作從邢氏說以嗅為嗅食

氣夫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則不食而已何待嗅其氣哉鄉黨一篇

言言卷第...
夫子動靜從晁氏劉氏說以共為拱執以時
哉為夫子言得供具之時則子路事師之事
不關孔子之事子路既拱執之則雉不可以
去故以為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
辨曰邢氏之說於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二句
最非也然而鄉黨一篇固孔子之容色言動
是以從邢氏之說與大學所謂詩云緇蠻黃
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久而

不如鳥乎合焉然大學言知止而後止山梁
雌雉言可以速則速可以去則去可以久則
久可以止則止能知其時是合聖人之動容
周旋中禮者故記者為鄉黨篇末以為上論
卷終也已斯謂其速舉謂其去翔而後謂其
久集謂其止所以孔子為時哉之歎也以共
為拱執子路既拱執之雉何以作去呂氏春
秋云子路捨雉得而復釋之蓋因論語而為

此言也亦不可以信焉故曰共向也如衆星
共之之共只是子路有感時哉之歎以向見
之耳晁氏曰石經嗅作夏石經可以證而夏
何以爲雉鳴也以從劉氏之說臭誤作嗅張
兩翅而搖動者曰臭是因爾雅爾雅亦可以
證而鳥之將飛然

先進

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夏尚忠殷尚質
周尚文是以知先進指前代夏殷此孔子述
時人之言而後自斷之斥時弊也

辨曰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禮樂因文章所以辨尊卑
也至周大備是文質彬彬焉得不從故孔子
從之就當時奢侈之事見之則野人也故曰
吾從先進所以先進不遠指夏殷以為文武

成康之世也又加子曰二字於上則皆孔子之言而非時人之言也明矣

疑如用之孔子無其位不可敢作禮樂故言他日如得位有用其禮樂然

辨曰中庸云今用之吾從周可以證用之吾從四字故以為之指先進於禮樂者苟有用

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若言自用禮樂則用字上

有我字而亡之此言如當今在位者用先進

於禮樂者

疑敢問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以不知也

辨曰人氣散而死愚者亦知之子路何以問

之以謂處死之道知天命而不違者也

疑仍舊貫如之何舊貫舊時為長府之事其改

作不得已則可也在於得已勞民傷財何為

不仍舊貫

辨曰曰如之何又曰何是以知舊貫非舊時
為長府之事以為周公舊制何以為得已未
破壞也何以為不得已已破壞也破壞與未
破壞之事小利而已閔子之德行豈若硜硜
乎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又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是知時人有謀聚斂之事也又其言似不知
變先公之舊制唯知改作長府是閔子之問

問如也者乎

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上必有闕文誤字故集

註存二說

辨曰此錯簡當在季路問事鬼神之章之下
次未知生焉知死之言以警戒子路之好勇
之過之辭也此篇首章欲得堯舜之君以從
行道於天下也第二章欲不得行道於當今
得人才以教育之故思從於陳蔡者之不及

門而歎之也自第二章至第五章證三子之德行也自第六章至第十章惜顏淵中庸之才也季路問事鬼神之章與前後不相應上論云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是以言語言閔子侍側之章記師弟辨問疑難之言貌豈獨子路行行如也容貌乎然而季路之二問苟行行如也剛強之問而第十四章唯言子路之氣象耳此季路

問事鬼神之章亦錯簡當在魯人為長府之章之次證子路行行如者也

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季氏以諸侯之卿富於周之盛德王室冢宰冉有復繼其富故曰而

辨曰論語記孔門諸子或以字或以子未有直以名記者又也詞也回也視予賜也何如賢哉回也師與商也若由也是也非記事者

記辭者也明矣又冉有舍曰欲之夫子責之
此非侃侃如也者冉有之慝也此篇自第十
三章至於第十七章及季路問事鬼神之章
凡六章證第十二章之言辭此章其侃侃如
者也又此篇錯簡多有脫字故耀解曰而當
作曰以季氏富於周公六字為先記其事者
以下十一字為記冉有之言者然則冉有自
直言五言聚斂而附益之斯侃侃如剛直之言

貌也與

疑柴也愚之章註疏合下章為一章或疑下章
子曰當在此章之首然而上下其文煩簡不
類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
辨曰上夫子言冉有黨惡之罪是以及言四
子之偏使四子各違其偏自勵所以無子曰
二字也故合上章以為一章獨四子言其偏
斯時侍側者承小子鼓攻之言也

疑子曰回也其庶乎之章為錯簡

辨曰此章前後不相類賜字下無也字以知夫子召子貢之名者也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是也並舉顏子之事召子貢使之進德也三子各記夫子謂其人才之言於後以子曰言獨子貢無其言而此章以子曰記之故耀解云此錯簡當在子貢問師與商也之章之後

疑子曰論篤是與之章

辨曰此篇自第二章以下唯言孔門弟子之才其中間不可特記夫子之一事與其言亦上下不相類又前章證第十六章師也辟子路使子羔之章證第十六章柴也愚由也蔣特無證參也魯者而其言亦曾子魯鈍之氣象蓋證參也魯者也故解云上脫曾字也與疑子路問聞斯行諸之章

辨曰此章首云子路問第二十三章首云子路使其言子路相同故相錯亂與此章當在季氏然問之章之下證其可謂具臣矣而起下子路冉有公西華之事末章夫子哂子路之言不讓退之也與冉有之才足能為之又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二子之退進之也

疑子路使子羔之章

辨曰或果或達或藝可以從政也子羔之愚而未學故曰賊夫人之子證柴也愚子路對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證由也嘒又第二十章當在第二十二章之下末章之上故此章亦錯簡當在論篤是與之章之次

顏淵

疑君子敬而無失不可人而不敬其不可失亡

乎

辨曰敬苟不可失焉其不言無失敬言敬而無失則可知敬外有無失者焉此篇第十章證此章其主忠信敬也其從義無失也孟子曰士窮不失義子曰君子義之與比以為無失義

疑民信之矣謂民之信上

辨曰若為政者足食足兵是以民信其為政

者則去食去兵民何以信之哉其民已無信則焉得民無信不立之信久明以信為為政者之信所謂敬事而信者也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是使民無所歸矣故其民無所措手足是無信不立也慢令致期何以不惑

疑樊遲未達此未達於仁知二者故夫子對曰能使枉者直又子夏曰不仁者遠矣是仁也

既夫子告之備矣樊遲猶以為知之事故未
 達其言亦問諸子夏
 辨曰樊遲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而不言
 問仁樊遲為人也請學稼請學為圃夫子之
 告之詳矣猶未達則退而問之子夏豈置味
 達之仁獨問知乎久明以為夫子答於問知
 仁曰愛人知人其言最簡答於孟懿子問孝
 曰無違是也待其憤悱而後答者以知樊遲

未達於仁知二而夫子亦言仁知樊遲未達
 其以字記是記樊遲之容色也夫子不可獨
 言知也與樊遲亦何以為夫子獨言知哉此
 章證第十六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而子夏亦曰不仁者遠矣言仁知二明矣蓋
 樊遲慮不能盡知一時之直者而舉之是以
 問諸子夏獨言問知者也與仲弓焉知賢才
 而舉之之問同子夏所謂選於眾舉人于斯

舉爾所知之言子夏答於樊遲問知樊遲覺
知賢才而舉之事者也

樊遲問曰不知其意也曰知之直者而舉之是也
而子夏亦曰不知其意也樊遲曰問曰不知其意也
其意者謂其言樊遲之答也曰夫亦不知其意也
夫亦不知其意也而夫亦不知其意也夫亦不知其意也

樊遲問曰不知其意也
夫亦不知其意也
夫亦不知其意也

